

Lady Wu
武则天正传

林语堂
著 张振玉 译

武则天正传

Lady Wu

林语堂
著 张振玉 译

CS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 & ART. PUBL. HOUSE



湖南文艺出版社
CS BOOKY

目 录

Contents

- 第一章 唐邠王——一个见证人的自述 /001
- 第二章 君子之泽，五世而斩 /005
- 第三章 永远困扰当权者的接班人问题 /009
- 第四章 乱伦，接近权力中心的第一步 /013
- 第五章 为了对付那个貌美多姿的妃子 /019
- 第六章 掐死亲生女儿的收获 /023
- 第七章 向皇后进攻 /026
- 第八章 元老重臣的抗议 /030
- 第九章 开刀 /034
- 第十章 终于登上皇后宝座 /036
- 第十一章 皇帝探监事件 /040
- 第十二章 《内轨要略》及宫中闹鬼 /044
- 第十三章 大清洗 /049
- 第十四章 还剩一个对手 /053
- 第十五章 过一夫一妻生活的皇帝 /057
- 第十六章 封山大典 /067

- 第十七章 弱不敌强，古今一理 /073
- 第十八章 大典之后的阴影 /076
- 第十九章 又是一桩疑案 /080
- 第二十章 帝王之才 /085
- 第二十一章 皇帝的孩子并非个个有福 /090
- 第二十二章 还是接班人问题 /097
- 第二十三章 高宗驾崩 /102
- 第二十四章 中国的第一个女皇帝就这样登基 /106
- 第二十五章 男妃冯小宝 /112
- 第二十六章 徐敬业起兵与《讨武曌檄》 /117
- 第二十七章 讨武兵败 /121
- 第二十八章 检举箱的发明 /125
- 第二十九章 冤案少不了酷吏和酷刑 /131
- 第三十章 也有疾风劲草 /135
- 第三十一章 公众舆论 /139
- 第三十二章 人心惶惶 /145
- 第三十三章 大屠杀 /151
- 第三十四章 授图大典与禁止屠猪 /155
- 第三十五章 请求改朝换代 /160
- 第三十六章 请君入瓮种种 /164
- 第三十七章 狄仁杰与魏元忠 /169
- 第三十八章 仍然是接班人的麻烦 /178
- 第三十九章 无可奈何的情人 /183
- 第四十章 万人空巷的判决 /191
- 第四十一章 用贤之患 /196

- 第四十二章 两个男情妇 /204
- 第四十三章 其实莫须有 /210
- 第四十四章 不肯牺牲情郎 /216
- 第四十五章 精彩的半小时政变 /222

附录

- 武后谋杀表一 /228
- 武后谋杀表二 /229
- 武后谋杀表三 /230
- 初唐世系略表 /232

唐邠王——一个见证人的自述

在过去数十年间，残杀纷乱，诡诈争夺，大唐皇室势将中道沦亡，真使人肝肠痛断。现在我（邠王守礼）决心把那些年间的回忆写出来。过了二十四年之后，现在在当今玄宗皇上御临之下，天下太平，万民安乐，我辈唐室王公才得重沐皇恩，再享荣华。我们这一些老一辈的人，亲历过那些年月，真觉得往事如噩梦一场，几乎无法信以为真。许王素节之子堂兄郢国公璆也蒙上天嘉佑，得以幸全。在当年一次大屠杀当中，他父亲与先父同时遇难。璆为人仁厚，曾经帮助过很多王公的子孙。他也是早丧双亲，伶仃孤苦，饱受恐怖饥饿之苦，在中国南海之中，海南孤岛之上，在亚热带灌莽丛林内，徘徊踟躅，寂寞凄凉，心里时时觉得如罪人之子，姓名之上，也

蒙羞带垢。他母亲和九个弟兄同日遇害，他自己和三个幼弟被放逐海外。近来他和我常把杯共坐，谈论惊世骇俗的祖母则天武皇后。他对他父亲的所作所为极其仰慕，颇以为荣，正如我对先父一样。他父亲和先父贤王同时摄政在朝，都是当代通儒。学问地位有什么用呢？他父亲身受绞刑，先父被迫自缢身死。今日我俩追谈往事，正如舟子自海上惊涛骇浪中得幸归来，畅谈当时情况一样心情。

一个人怎样写自己的祖母呢？如果祖母是个娼妓怎么办？在皇室里，连当今皇上玄宗皇帝在内，虽然对祖母的子侄等我们不讳言他们的背逆，对祖母却不可出言不敬。说话的时候，有人偶尔提到祖母的名字，大家立刻肃静下来，因为她是我们的祖母。不过，我个人对这件事并不太拘谨，因为她是不是我的祖母，颇可怀疑。我颇为相信先父是武后之姐韩国夫人所生，不是武后生的，此点以后在书中交代。

现在，我必须说一下最近发生的一件事。人们都以为我有一种洞察先兆的能力。有一次在今年四月，天气晴朗干燥。玄宗皇帝的皇兄岐王来访，我微微觉得不舒适，心绪不畅快。我说：“我敢说天要下雨了。”果然不错，才过了半天的工夫，天就变了，大雨倾盆，一下十几天。在另一次吃饭的时候，我向岐王说：“不久天要放晴了。”当时天空没有一点儿放晴的样子。岐王不信我的话。我说：“你相信吧，没错儿。”第二天，果然雨止天晴。岐王告诉皇帝陛下，说我有未卜先知的能力，皇上问我是不是。

我说：“我并没有道法仙术。只是年轻时在东宫幽禁的时候，一年之中总受武氏兄弟鞭打三四次。当时陛下年纪太小，还不记事。伤疤后来是好了，可是留下了病根儿。天气一变，就浑身彻

骨疼痛。天要放晴了，我才觉得轻捷。不过如此而已。”我又补上一句说：“谢谢祖母老人家。”

空气立刻紧张起来。好像我有什么失礼之处似的。

我并不相信我们应当这么拘谨。皇上对我很恳挚，就跟对其他诸弟兄一样。当年就是玄宗皇上他本人带兵进宫，在突然袭击之下，结束了武氏乱政的残局，扑灭了余党。他内心何尝不深恨武懿宗、武三思？有一次，他十几岁的时候，被放出宫去祭谒太庙，他本人和随从都被武懿宗横加阻挡。那时武氏正权倾一时，气焰万丈。他当即怒斥武懿宗说：“你好大胆！这是我们的祖庙，李家的祖庙！与你有什么相干？”但是现在他不愿我们提到祖母的事情。传统看法都认为祖先所作所为不会有过错——这又何必？不论如何吧，我若不把祖母武后她个人生活的或政治上的非常奇特的行为措施和她那惊世骇俗的勋功伟业，坦白忠实地写出来，这种回忆录就根本不值一写了。

时代已经变了。武氏宗族已然过去，虽然仍为人所记忆，但已埋葬入土，长此已矣。当年一提到祖母，我们就心惊胆战。如今追忆当年，她只像一个势穷力蹙的魔鬼，已经消失不在了。有时候，她的暴乱奢侈，她的刚愎自用，看来甚至滑稽好笑。她爱生活，生活对她一如游戏，是争权夺势的游戏，她玩得津津有味，至死不厌。但是，到了终极，她所选择的 game，并不很像一个顽强任性固执己见的妇人统治之下的一段正常的历史，倒特别像一出异想天开的荒唐戏。她当然是决心要做一个有史以来最有威权最伟大的女人。她之终于失败，绝不是她的过错，她的武家全族之中没有一个人有她一半的智慧、一半的个性、一半的才能。

现有我清闲无事，写下那些往事的回忆，正好使得我有事情做，这项工作既是值得做的事，我又觉得胜任愉快。我相信对我一定很有益处。我当然不敢希望写出一部像先父编的那部详赡渊博的《后汉书注》，要藏之名山，传诸后人，我只盼望据实写出来我当年知晓的那些人的秘史和那些值得记忆的故事，尤其是我们皇家的情形。关于我自己的话，就此为止。

君子之泽，五世而斩

在大唐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24年），在秀丽的终南山里，那苍松绿柏环绕的翠微宫里，先曾祖父太宗皇帝正在含风殿染病在床。那座行宫是祖父的避暑宫殿，和长安有一溪谷相通，溪谷之中，风光佳绝，清流横贯谷中，清澈见底，潺湲成韵，自山峦间泻下，流往长安南郊，南郊近珠江湖一带，别墅山庄，栉比鳞次。终南山再前行，并于峰峦嵯峨的太白山脉。但终南山在长安附近，高出长安约有一千尺，自为一平原，隐僻幽静，别成一天地。终南山这所行宫，构造简单，是一座农庄式的别墅，用一座旧宫殿拆下来的木材建筑。太宗皇帝一向作风如此。以大唐一代开国君王之尊，宫殿楼台，决不求其辉煌壮丽。自己居住在隋朝遗下的宫殿里，数处小补加修，已

觉称心满意，因为他深知过去数十年中，兵连祸结，庶民饱受涂炭，贫困未苏，大兴土木，必增税收，并非造福百姓。在皇宫之中，他确曾饬建凌烟阁，但那是为了纪念二十四位开国功臣，因为他们多年保驾，东征西战，奠定邦国之基，使百姓重享太平之福。太宗皇帝极重道义，修建凌烟阁，纯粹是感念当年战场上的将士和友人。把诸功臣的肖像绘在凌烟阁上，一则借以庆重臣之功，一则借以志太宗自己的勋劳。

太宗皇帝两个月前染患痼疾，虽然有时显得轻些，但始终没有完全治好。全身精力似乎都已耗尽，现在虚软亏损已甚。他觉得大去之日已经为期不远了。

太宗皇帝今年五十二岁，不幸身染重病。因为身为武人，虽然年过半百，但素质极健壮，对猛将谋士真是深仁厚泽，为古今所稀有。太宗以天纵英才，领袖群伦，为人直爽而宽厚，臣子有过，必坦诚相告，自己有过，也命臣子力诤直谏。太宗御下，英才贤士，济济一时，刚毅廉直，尽于朝政。仁圣天子一片爱臣之心，文武百官无限敬君之意。不知为了什么，臣子虽众，竟觉得集众才于一身，也不及太宗皇帝之英伟睿智。太宗皇帝在战场之上，不避石矢烟尘之险，曾亲率大军远征高丽，又统率诸将北征突厥，击溃突厥联军，西方拓边至土耳其斯坦，临近了里海。又曾遣将自北部进攻印度，迫使尼泊尔入贡天朝。太宗为人大公无私，平易近人。虽然虬髯如戟，可以悬弓，看来狰狞可畏，实则仁厚爱民，如葆赤子。即此一点爱民之心，就构成了辉映千古的大唐的力量。太宗皇帝深得民心，而人民对大唐皇室的效忠就招致了武氏梦幻的破灭。以上所述正好做本书后文的对照。

太宗一次驾临一所监狱，看见一些已经判决处死的囚犯，便

问他们：“你们是不是愿意看看父母呢？”待决的囚犯狐疑不信。太宗说：“我是你们的皇帝。我放你们回家。回家去看看你们的父母子女吧，明年秋天再来受刑。”

囚犯闻听，真是惊喜万分，都被释还家。次年秋季来临，又回监狱就刑。囚犯以为罪有应得，都乐于就死，无所怨尤。在当年，一个死因之定讞，要经过地方级三次审判，再上诉最高审判的大理寺，大理寺要与皇家的门下省的代表和中书省的代表共同审判。太宗皇帝之纵囚还家纯系一时的情感，自然不足为训。但是也可以说此等事不可无一，无须有二，正是太宗宽厚仁德的一股子真情。

太宗皇帝既已染病虚弱，于是想到继承大统一事。太子为晋王治，太宗驾崩后，即位为高宗。

在家庭方面，太宗皇帝并不幸运。一个心爱的好公主几年前死去，死时才三十六岁。太宗皇帝的文德长孙皇后真是贤德之至。每逢大臣直谏，触怒了太宗，她总是支持大臣，力陈大臣是忠君爱国，皇上应当察纳忠言。长孙皇后之兄长孙无忌，虽然是太宗的良臣谋士，皇家的肱股，长孙皇后却永不许她兄长掌权太重。当她病势垂危的时候，有人提议要请皇上颁布大赦，借以感动神灵。皇后说：“不可以。这是以我私人之事置于国法之上。人命都由天定。若是行一善而可延长数年寿命的话，我一生从来没做恶事。若是只凭行善不能修得寿数，祈寿又有何用？”临终之时，她遗命葬于山丘足矣，不必广筑陵寝，借以节省民力。她说，埋葬之义，只不过埋秽物，使不暴露于外而已。长孙皇后不愧一个真知灼见的贤德之女。有如此的贤妻在旁，太宗之圣德伟大自不足怪。但不幸正当盛年，长孙皇后就染病逝世。贤德之名后代景

仰不衰，也非无故了。长孙皇后死后，太宗震悼万分。大臣劝慰之时，太宗说：“我当然知道，人都不免一死。不过，以前在危难之时，皇后始终在旁扶助，善进忠言，如今失一良友，失一伙伴，悲痛曷已！悲痛曷已！”

长孙皇后死后，太宗竟大异于前，沉溺于女色，但贤德如长孙皇后之女人，终难再遇。嫔妃虽众，太宗始终没再立皇后。随后最年轻的晋阳公主又不幸早亡，年才十二岁，真是伤透了皇上的心。晋阳公主娴雅可爱，在世时总是跟着太宗皇帝，皇帝上朝时她要送到虔化门。晋阳公主与晋王治两小无猜。当时晋王治身为太子，一次晋王要上朝侍观朝仪的时候，她竟至哭泣，以为再不能相见。在公主亡故之后，太宗的多愁善感的个性全显了出来。一个月之内，他常常垂泪，不思饮食。臣仆请他照常用膳的时候，他说：“我太爱这个孩子，悲伤无法抑制。究竟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

太宗皇帝就是这样的人：对人民公正仁爱，在战场之上英勇无畏，箭法如神，部下骁勇善战，突厥人闻声胆裂；在家里的時候，却温和仁厚。

永远困扰当权者的接班人问题

太宗皇帝为什么立晋王治那样软弱无能的人，做他千秋万岁之后继承大统的人呢？这也许是他生平的一个大错。太宗有十四子，由十位母亲所生。长子常山王承乾，四子魏王泰，九子晋王治，都是贤德的长孙皇后所生，三人都极有机会被立为太子。可是好竹难免生恶笋，在后代子孙方面，皇帝也难免不如意。初立太子，长子承乾粗鄙无赖，与娼优变童为伍。有一次，他使朋友打扮成突厥人，装作在丧礼中围着死人跳舞，他自己躺在地下假装死人，然后猛然一跃而起吓唬他们。他就以此为乐。虽请国内名儒为师，皇上也没法使他进德修业。泰为第四子，理应立为太子，太宗也已经暗中决定传位于他。泰生得英俊，为人端肃，有学问，善诗文，从各方面看，

都会成为一个有道明君。太宗使他住在武德殿邻近，武德殿为上朝的大殿，并且每月拨给他的花费比其他皇子都多。泰的势力迅速强大起来，太子遂有恐惧之心。于是兄弟不睦，继之以凶争恶吵，埋怨不平，父皇烦恼万分。终于太子承乾举兵反。朝廷虽然轻而易举地将叛乱平定，太宗终以太子不肖引为耻辱。

一天散朝以后，皇帝吩咐贤臣长孙无忌及另外两位大臣随后入宫。入内之后，太宗勃然大怒说：“一个人怎么会有这么不肖之子！”于是从墙上摘下宝剑，便欲自刎。长孙无忌自然赶紧拉住。在凌烟阁中，无忌位居二十四功臣之首，忠正贤明，太宗对他言听计从。

太宗问无忌说：“现在该怎么办呢？”这时太子承乾已废，尚未伏诛。皇帝必须作一个重要的决定。若立四子泰为太子，兄弟相争，必伤一人。无忌奏称：“依臣愚见，当立晋王治为太子。”

太宗说：“立那个东西？你的话也许不错。承乾和泰的仇恨已深。立泰则泰将来必杀承乾，否则承乾必会造反而杀泰，我敢断言。若立治为太子，将来继承大统，泰与承乾二人性命尚可保全。治为人仁厚忠诚，只是过于软弱，可是……我真不知道怎么办。”

圣明的太宗皇帝犯了个错误。为了救一个卑劣浪子的一条命，他立了晋王治嗣承皇位。晋王治为人软弱无能，优柔寡断，的确没有统治大唐帝国的才能。太宗后来渐渐又犹疑起来。一天，他向长孙无忌说：“你让我立了治为太子……我自己真不知道……”

不管怎么样，嗣承大统的问题总得解决，一劳永逸，避免将来的纷争。于是皇帝下诏称：前太子既然已废，并且贬谪在外，今立九子晋王治为太子，日后继承大统，如再有人企图继承皇位

或重行论及嗣承一事者，立予严办。

当时太子治已二十二岁，业已娶妻，生有四子。虽不失为一位良善青年，但怯懦脆弱，英明不足。因为生来赋有深情，忠诚恭顺，倒颇得太宗皇帝欢心。太宗已经为他选择了一个贤淑的女子，就是将来的王皇后，现在正随太宗皇帝住在宫中。太子地位不同于众，自己有宫殿、太傅、随侍官员，天子照例从高官显宦之中，挑选道德文章一时无两之士，教导太子。即令在终南山里，在太宗皇帝宫殿之旁，太子也占有宫室。

太宗皇帝驾崩的前几天，召他一向倚畀甚殷的两位大臣到榻前。一个是太尉长孙无忌，另一个是中书令褚遂良。褚遂良对君主一片忠心赤胆，太宗皇帝一向视同兄弟。今日被皇帝召来，以备将来执行皇帝遗命，这是殊荣，也是重任。太宗皇帝知道太子登基为帝，将来必然需人辅助，长孙无忌和褚遂良二人又堪寄以重任。太宗皇帝托付其人，将来历史自可证明，但是太宗有一事考虑欠周——就是高宗的为人。

现在，褚遂良、长孙无忌、太子、太子之妻都在含风殿太宗皇帝的卧房里。太宗握着褚遂良的手说：

“这些年来，卿二人对孤忠心辅佐。现在将二卿召来，受孤遗命。二卿都知道，太子为人仁厚，事孤至孝。我好儿好妇，托于二卿，望善为辅佐，趋吉避凶，谨守寡人遗范，永保宗社！将来国事，尽付二卿之手。”

长孙无忌与褚遂良既受太宗遗命，即为顾命大臣，对幼主即如伯叔。当然，长孙无忌原来就是高宗的舅父。

太宗又转向儿子及儿媳，命二人单膝跪下，拜遵遗命。又向太子说：

“有遂良无忌二卿为辅，汝可无忧了。”

于是褚遂良受命将遗命写下。褚遂良写毕，太宗又向遂良说：“自从起兵以来，无忌始终如孤左右手。孤开国登基，大都得他辅助。将来勿容奸人加害，如违朕命，就是不忠。”

褚遂良听毕，郑重承诺。太宗知道遂良一诺千金，却没料到遂良将来要对付一个妇人。现在，那个妇人正在太宗的屋子里——仅仅是一个侍女。